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

#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钱茂伟

(宁波大学 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关键词]历史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文本初生产;历史文本再生产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19ZAD194)

[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3)06-0022-09 [收稿日期]2023-03-10

何谓历史记录,历史记录能否归入历史研究,或者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是怎样的,诸如此类话题都是可以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而不断拷问的。应该说,笔者对此领域的研究就有着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早在2011年,当专业史家开始涉足公众史学时,笔者就认为有必要对“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作出区分。之后经过多年深入思考,笔者相继于2017年提炼出“历史的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2019年进一步提炼出“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并将之运用到教学与科研之中。不过,对于这些中国化全新概念的形成及依据,学术界同行仍然多不太清楚。为了使学术界同人更为清晰地了解什么是历史记录,什么是历史研究,为什么说二者是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这么区分的依据是什么,二分的意义是什么,历史文本初生产如何做,笔者特撰文予以探讨,以供学术界批评和讨论。

## 一、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的定义及依据

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是中国史学界十分熟悉的术语,比较起来,“历史记录”却是一个显得生疏的概念。翻遍多部工具书,譬如蒋大椿、陈启能主编的《史学理论大辞典》,竟无“历史记录”“历史记事”“历史叙事”“记事”,只找到相近的“记注”。以“历史记录”在知网进行检索,也只找到孙学政《历史记录辨析》一篇从档案学角度讨论“历史记录”概念的文章。

不过,传统中国史学却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二分法。唐代刘知幾认为,“为史之道有二”,“书事记言,出于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sup>①</sup>,即分为“当时之简”与“后来之笔”两类。章学诚进一步提炼出“记注”与“撰述”两个概念。这是从历史知识生产的先后程序、加工程度所作出的划分。李绪

<sup>①</sup>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外篇卷11《史官建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柏将孔子以前的史学称为“记录史学”，将孔子以后的史学称为“编撰史学”。<sup>①</sup>当代学人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分类，只是略有不同。20世纪以来，“历史研究”成为主流。于是，朱渊清将历史书写分为历史记注、历史撰述、历史研究三大类。<sup>②</sup>三分法，显然是在传统二分法基础上增加了“历史研究”。李峰称，“历史这一门学科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记述，另一部分则是历史研究”<sup>③</sup>。这里省略了“历史撰述”，或者说直接将“历史研究”与“历史撰述”合一了。历史研究是历史内容问题化处理方式，而历史编纂是历史叙事化活动。古代的历史编纂是浅层次的历史研究，近代的历史研究是比较复杂的专题研究。

今日之所以重提“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二分法，是为了让专业史家重新关注历史记录。什么是历史记录？“历史记录”，似乎人所共知，无须解释。但由于不同的学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的理解会完全不同，比如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原始记录”，有的则将其定义为“历史的记录”，因此还是有必要加以辨析的。“历史记录”，由“历史”与“记录”两个词组合而成。何谓历史？何谓记录？历史，笔者对其的最新定义是“文本化的过往”。历史，是文本形态的，是可证的、可观的、可传播的。记录，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把听到的话或发生的事记下来”。从当今的技术形态来说，记录可进一步细分为“记”（书写）与“录”（拍、录）两种活动，前者是文献形态的，后者是影像形态的。因此，历史记录，是指把说的话或做的事记下来录下来。相关的定义也可辅证，历史记录是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人或事，将过去的事用各种方式保留下来。历史记录的含义易产生歧义。从字面上说，“及时记录”是历史记录，“阶段回溯”也是历史记录。所以，孙学政的结论是，“原始记录”或“历史的记录”不是历史记录，只有“具有历史联系的记录”<sup>④</sup>才是历史记录，即系统化的过往信息组合才是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是什么？历史记录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即当代历史记录。故而历史记录一定是当代的。可以说，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可细分为“及时记录”与“阶段回溯”两大类。及时记录方式又可细分为实时记录、稍后的记录、稍久的记录三类。实时记录，如会议实时记录（速记）与影像实时记录、过滤性笔记与选择性照相录像。稍后的记录如日记，是事后根据回忆写出的文本。稍久的记录，如隔段时间形成的各类表格、证书，可归入档案之列。文献档案是经由大脑记忆而成的文本记忆。实时记录，如会议实时记录（速记），是经由即时的大脑记忆转化而来，影像实时记录是通过影像手段，经由技术程序，直接将声音、外貌记录下来。两者的不同，是人脑与电脑之不同。而“阶段回溯”是将大脑记忆转化为文本记忆的系统梳理活动，它可以笔书，也可口述，将回忆转化成为文献文本、影像文本。阶段回溯有两个特征：一是过了一个较长时间段；二是“回溯”，需要停下来回头反思，以求重新出发。所谓较长时间段，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逢五年或十年都容易成为纪念性的时间段。逢百年，容易成为隆重的纪念日。一旦到了这些时间段，会引发个人与组织作一个系统性的回顾。及时记录比较碎片化，人人可做，如日记；而阶段回溯则要求更系统、更专业性。及时记录与阶段回溯是让行路更聪明的两法，自然也是历史记录的核心手法。从历史学来说，应重点关注历史回顾型的历史记录。有了及时记录与历史回顾，历史学就进入当代应用层面。雷戈提出了“无声的历史”与“有声的历史”两个概念，有历史记录的历史就是“有声的历史”，没有记录的历史就是“无声的历史”。<sup>⑤</sup>其实，“无声的历史”是消失的历史，是无法研究的历史，没有学术价值。

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二元划分来说，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虽然均属于历史知识生产活动，但层次有所不同。历史记录重在研究大脑记忆，而历史研究重在研究文本记忆。历史记录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当代人的大脑记忆，更为精确地说，是对过往的记忆。借助人文记录时空概念，将过往事实梳理成为

①李绪柏：《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②朱渊清：《书写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③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页。

④孙学政：《历史记录辨析》，《兰台世界》2007年第7期。

⑤雷戈：《当代·当代历史·当代史》，《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文本,这就是历史记录。它偏重于留下相对系统而完整的历史,重在时间化与故事化,所关注的是大脑记忆的文本化,要留下某人、某村、某家、某公司的历史,要探索这些个体、家族、单位、社区的自我成长历史。历史记录只管记录下来,也会分析原因。检验其对否的标准,就是大脑记忆、认知表达与事实层面是否合拍,事实是否有出入、时间是否有出入、解释是否有出入。作为一种新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解决的是“由无而有”“由0而1”的问题,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生产活动。当代历史初生产须经历两个阶段:一是由大脑记忆到文本记忆;二是由局部文本到整体文本。雷戈首次将当代史的言说特点归纳为五点,即“匿名性、半公开性、非系统性、经验性、日常性”<sup>①</sup>。这种历史记录是雪中送炭的活动。史学界习惯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历史文本再生产”,属于优化,是“有”中加工的“更好”,是锦上添花。

从研究方式来说,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的不同是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的不同。经典的历史研究是间接研究,即通过文献的阅读进入大脑记忆,再加上复杂思考,用问题与逻辑重新梳理,重新建构成新的文本。历史文本再生产重在寻找遗存文献,跑图书馆与档案馆,甚至到民间家族寻找各种有文字的纸本。当代历史记录则是一种直接研究,可以通过直接的观察思考和直接的实践活动,了解历史文本的建构过程,发现大脑记忆是如何变成文本记忆的。当事人的讲述可以再现往日现场,由此也带来观察与研究的便利。当事人在的话,可以直接找当事人采访;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也可找相关人采访,仍可复原出其过往历史。历史文本初生产的对象是当代人,重点在找人。然而,如何找到当事人,使之成为研究对象,这是要花费些功夫的,所以必须建立数据库。我们可以在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间来回穿梭,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由生活而文本,这是历史记录;由文本而生活,这是历史研究。

从地位来说,历史记录是中国历史学存在的基本功能,而历史研究是20世纪后起的深加工功能。当代历史记录是历史学的初心,也是历史学基本使命之所在。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一生的信息存储于大脑记忆之中。历史是一个有上下时限段的世界,当代活人世界是一个动态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消逝的世界,活人在不断消逝,记忆更是在不断消逝。所以,历史学的基本工作是将人类往事有选择地记录下来,将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记忆,承前传后,历史记录可让消逝的人类活动以文本形态永久存在于世。历史记录解决了人类传承中存在的三大问题:前后代记忆的断裂、记忆的自用与分享、大脑记忆与文本记忆的转化。为未来而记录过往,解决的是百年记忆代代传承的问题。借用管理学理念,可称之为“人生的痕迹化管理”。从记忆角度来说,历史学是打捞人类过往记忆成为文本以使其代代相传的学科。历史学的核心问题是记忆处理问题。历史实在已经消失了,剩下的是大脑记忆,如何将大脑记忆转化成口述,转化成文本,是核心问题所在。由本体历史到文本历史,须有一个记忆的处理过程。否则,两者间无法对接。从历史记录来看,怕的是大脑记忆的遗忘,怕的是前后代记忆断裂。历史记录的产生就是要解决这种前后代记忆的联系问题。人类是唯一有时间感的动物,其他动物没有。没有时间感便没有历史感,在生活世界称之为时间感,在文本世界称之为历史感。凡人在生活世界有时间感,时常会回忆过去,但是人类普遍缺乏文本意识,不太会想到将往事讲出来写下来,使其成为系统的文本。当代历史记录做的是由大脑记忆到文本记忆的转化工作,人人可参与,人人都可以入史,人人都可以分享。口述史的出现使公众历史记录的门槛降低,适合公众来做,也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人人动手记录,才能够让我们的当代历史记录得到相对系统而完整的保留。生活世界的往事完全靠老人的大脑记忆来承载,如果不将老人的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则历史不会存在。一个村的历史存在于村中老人的记忆中,如果村中老人纷纷过世,则过往的历史就随之消失了。因此,文本可以将上代的记忆、过往之事传承下来。一代代人的记忆须转化成文本,才成为历史。所以说,历史记录的关键是内容记录尽可能地详细,不用太在意文字表达水平的高低,其文本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换言之,历史记录追求海量生产。在过往文本时代,生产这么多文本,是一大麻烦;但在数字时代大数据库建设的当下,这不成问题。海量参与,海量生产,才是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新常态。有了数据库,后人使用起来更为方便,不用担心“热闹一时,永世

<sup>①</sup>雷戈:《当代·当代历史·当代史》。

寂寞”的问题。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后起功能,是科学主义时代的产物。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学更重视历史研究,即文本的再加工。而历史文本的再生产,须具备专业的知识与能力训练,这样的学术活动属于高难度的精神文化生产活动,故只适合专业人员来做。历史学首先是人文的,其次才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塔顶部分,历史记录是历史学的塔基部分。当代活人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首要任务,过往死人历史研究居次席。因此,仅有历史研究是不够的,还须增加历史记录,历史学的现代转型才可完成。

在国家历史记录之外须有公众历史记录。根据国家与社会二分理论,当代历史记录可分为国家历史记录与公众历史记录。两者的基本问题,如定义、性质、分类、路径、价值、意义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史官记事,左右史记君臣言行是传统中国史学的起点。重视历史记录,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强项,历史记录是随着国家历史的记录而产生、发展的。对于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录的矛盾,陈墨概括为概化的历史与具体的个性化故事线索书写间的矛盾。<sup>①</sup>国家历史的时间化与故事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公众历史的时间化、故事化尚未成为习惯,这正是我们要努力改变的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记录对象在逐步扩大之中,交往圈中的身边人物逐步进入历史记录之列。到了20世纪,要求扩大到全体国民。到了21世纪,再次强调要涉及全体公众。当下中国史学进入国家历史与公众历史双重体系建设时代。当代国家历史的记录是我们的传统,而当代公众历史的记录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没有公众历史记录建设,史学为人民服务,最终一定会落空。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最高形态。此间,在人民当家作主思想指导下,公众力量的崛起是最值得肯定的事。公众历史记录的任务是实现人类的文本永生。人的肉体无法永生,但文本可以让人实现永生。

## 二、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二分的意义

为什么要将历史学的活动划分为初生产与再生产?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其重要性,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在单一的分析性“历史研究”体制下,没有历史记录的位置,当代历史记录完全边缘化,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历史记录尤其是公众历史记录,交由其他领域的人来操弄,成为可有可无、可好可坏的活动。公众历史记录是为凡人的永久存在兜底的学科。如果不在底线内,则意味着彻底的消失。人活百年,所有的一切须转化为文本,才可再存在几百年。否则早已烟消云散,与草木同腐。其功能在于,重建历史,再现过往。所谓重建、再现,是文本世界的活动。生活世界的往事早已消失,历史学是记忆分享的产物。从当事人来说,百年之身就足够了;从后人来说,必须留下遗言往行,才可供后人学习或了解。要求永久存在于世,这是超人的想法,是史家的想法。将活人的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记忆,是一门学问,即历史记录学,这门学科要解决活人的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记忆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录可以适当分工,历史研究服务于死人历史,历史记录服务于活人历史。如此,历史学就灵活了,可以上管死人历史,也可以下管活人过往;可以进入前代,也可以进入当代;可以上管国家历史,也可以下管社会及个人历史。

形成两条腿同步行走的历史学科才是健康的大众化学科。历史记录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重视历史记录是中国史学的强项,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遗产,但一直没有学科化,没有相关理论与技术的系统化建设。加强历史记录研究的最好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或者称为当代历史编纂学。历史上的历史记录,偏重国家历史记录,民间公众历史记录滞后;今日想强化历史记录学科,尤其应注重公众历史记录。当中国重新走近世界中央、进行文化自信建设之时,有必要恢复历史记录职业。有了强大的历史记录学科,历史学的存在价值将更为自信。一个以前代历史为己任的历史学科,其研究成果又限于学术界,普通人只能享受一些通俗成果,肯定是不太理想的。只有以当代历史记录为己任,直接关乎每个当代活人、每个组织过往记录的历史学科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公众历史记录学的提出,使当代

<sup>①</sup>陈墨:《口述史学研究:多学科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2—93页。

人的历史记录成为学问体系。建设当代公众历史记录学科,培养大批量的现代史官,促进当代公众历史行业的标准化生产,繁荣公众历史记录行业,可借此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推动历史学的转型,由历史研究到历史记录,由历史的再生产到初生产。历史研究必须从只有遗存文献才可研究的间接研究模式中走出来,增加通过记忆采集进行的直接研究模式,才有更为广阔的出路。如果将当代史与前代史对应起来思考,即使前代史的材料再多,与当代史资料相比也将是少得可怜。当代公众历史记录风一旦起来,文本数量是海量的,要用数据库来存储。这是一项所有史学界专家都忽视的历史学研究工作,是一个海量的领域,如开发出来,可以做大历史学。

历史记录是一种更大的增量研究。以前的历史研究是存量再加工,历史记录却是增量研究。增量研究第一,存量研究第二,更为恰当。所谓增量研究,就是通过记忆采集,建构当代公众历史,这样会增加历史作品。存量研究主要适合前代史研究,它的遗存文献是定数。公众历史记录的任何一种项目,均可以生产大量的作品。当代公众历史记录要归入历史文化建设工程之列,历史文化工程是一个人人可参与、人人可入史的体系。历史学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就可以产生全新的当代公众历史记录行业。历史学可直接进入当代生活,成为人人的帮手,因为相当多的个体、单位需要人来做这件事。提倡另一种初加工,即借助一定的模式,通过口述史搜集大脑记忆,直接生产原创历史记录作品。因为公众人多故事多,所以作品也会多。从实践来看,每一种模式均可产生大量的效益,在多种模式的引导下,可以生产出铺天盖地的公众历史作品来,这样的前景是可期的。让当代社会生活世界的一切人事过往变化历程结上密密麻麻的文本世界,在文本世界中可以透视生活世界的一切过往,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一人有一人之史,一事有一事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单位有一单位之史。这种过往历程只有一度性,必须转化成文本,它才是永恒的存在。我们希望开发出更多的公众历史记录载体,可以将当代的一人之史、一家之史、一个单位之史、一个场所之史全部记录下来,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人、事、单位、场所以永恒存在,这就是历史文本生产的理想前景。

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理论的提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突破。公众只有成为观察对象,公众历史才会被记录下来。在历史上,公众成为关注对象的机会少,所以被记录的人也比较少。具体地说,当不同的公众群体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其意义才逐步体现出来。在为人民服务上,历史研究只能提供间接服务,历史记录提供的是直接服务。从起源上说,先有历史记录,后有历史研究。从难度上说,历史记录容易些,历史研究的难度更高。从参与来说,历史记录门槛低,历史研究门槛高。区分为二层,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参与进来,因为就历史研究层面而言,永远不可能出现多数人参与的现象。同时,也是为了提升活人历史研究的比例,历史记录可以与当代生活、当代活人相关联,获得巨量粉丝与用户,如此,历史学就成为大众之学,当代公众历史记录是属于人人、家家的大众化学科。国家早已成为历史记录的对象,公众尚处于成为记录对象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公众历史记录,让更多的公众及民间组织成为历史记录的对象。同时空的人有相同的时间段、直接的空间(全球或全国性)感,有自己直接的观察与思考,有自己独到的体悟。同时,参与的人多,留下的信息就更多,尤其在自媒体时代,网络就是一个巨量数据库,有海量的当事人有机会通过口述史采访,留下不同人的感悟。在众人感悟的基础上,可以获得更为全面、客观、真实的认知。同时代人参与历史研究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将空间细化,不会是粗化的全国范围,而是会细化到各个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主动地收集有用的资料。前人的历史研究都是有什么料煮什么菜,现在可以主动地找料加工菜色,可以主动地寻找相关人物进行口述史采访,也可以主动地到各个地方寻找散落的文献材料。也就是说,直接感悟和间接材料可以同时找到,如此历史研究会更到位。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国家历史与公众历史的二分法也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彼此不同的规则。当代史初生产是前人研究很少的领域,所以与一个熟悉历史再生产的人来讨论此话题,根本对不上号。(1)说及人人参与,或许某些史家会跳出来说那还要我们做什么。其实,史家的长处是历史文本的再生产,公众的长处是历史文本初生产。因为史家只有一种历史研究观念,这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他人的当代

公众历史记录行为。(2)历史碎片化是整体历史建构者接受不了的概念。事实上,在历史文本初生产领域,此类局部史是普遍现象。(3)口述历史容易出现夸大现象,整体历史建构者对此难以接受,但在公众史视野下十分正常,因为以人为本,以自己为标杆,正是个体的思维特点。(4)情感与动态在死人世界的整体史中是难以接受的,但在活人世界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随着外部结构与信息的变化,个体认知会不断变化,大脑是动态的。动态性,在生活世界十分正常,但在死人世界则接受不了。有情感,也是活人的特点,在死人世界,没有情感问题或不太重要。在公众史领域,有情感不是坏处,而是优势,因为所有历史的叙述都是个体认知与建构的结果,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体现当事人认知的历史叙事版本。口述史采访获得的就是当事人自我建构的历史,或者是采访者和当事人共同建构的历史。人人有自我的历史认知版本,这绝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历史文本再生产者的任务,就是在几十个或上百个局部史样本中,确立更为全面、整体、客观的认知。因为是动态生产的,所以是可以双方或多方合作的。口述历史的采访是让当事人有机会说出往事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采访人的提问,让当事人有机会讲述过往,所以采访人的提问是相当重要的,可以唤醒当事人的一些记忆。过往历史的表达,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支配下完成的。只有小部分历史意识浓的人才会想到自我写作,留下回忆录。西方学术界只有“历史研究”概念,所以中西间对“口述历史”的理解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出入。放在当代公众历史、历史文本初生产的框架中理解口述历史,更为到位。(5)公众历史记录的提出解决了历史研究中隔时观察的局限性。以前一直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即历史要让后人来书写,历史书写要与过往保持一段距离。历史研究,一靠文本,二靠视野。历史研究视野提倡隔时,拉长时空段才能不受利益的限制,才能看得更清楚;但历史记录提倡及时记录,如果不及时记录,大脑记忆就消失了,凭什么来让后人隔时观察?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只适合国家历史,国家历史再研究有较充裕的文献材料供人使用。就公众历史来说,如果留下的文献十分稀少,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历史的时空段与公众历史的时空段概念不同,公众人尚在,但他身上发生的事却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他的大脑记忆已经沉淀了几十年,个人认知建构了多遍,已经有了时空隔越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时空隔越原则。现在需要的是如何将过往记忆转化成文本,成为可观文本,才可成为别人研究的基础。可见,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录,国家历史与公众历史,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规则。

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出现可带动实现历史学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型。转变培养方式,重在当代公众历史记录能力的培养,重构历史学存在的功能,给以历史研究为己任的历史学增加历史记录目标,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人才培养当作首要任务。究其原因,一是公众史学的发展缺乏人才,发展公众史学的关键是培养人才。二是历史专业转型的需要。一个不分方向的历史专业,前代史标签太重,导致无人报考。如果转型为当代历史记录人才培养,社会的适应面会更广,专业规模也可大幅扩展。三是公众历史记录人才也适合本科生培养计划,是量力而行的选择。人才培养好了,历史记录就留下了,事业就成功了。在研究生训练上,首先要实现记忆采访治史、写史的训练,其次才是通过文献进行的科学训练。史学回归公众生活世界,经过了三个阶段。通俗化解决了面向公众的传播问题,梁启超民史观解决了书写对象的广泛化问题,现在处于第三阶段,即提倡人人参与公众历史书写,培养更多的现代史官,解决历史记录者的广泛性问题。这样的要求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了智能化手机、有了网络世界。

### 三、历史文本初生产的具体做法

历史文本的再生产是当下的强项,无须多言,倒是历史文本的初生产如何做,值得再思。

历史记录做的是往事复盘性工作。复盘,源于围棋术语,也称“复局”,指对局完毕后,复演该盘棋的轨迹,以检查对局中招法的优劣与得失。换言之,复盘就是对过去做的事情在大脑中重新演绎一次,从而获取对这件事更深的理解。当代历史记录做的即是当代往事的复盘活动,通过文本世界重现过往的发生过程及背景,分析得失及其原因。由一个小空间的复盘到大空间的复盘,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生活世界的事情是在自然时空中发生的,事后是一地鸡毛,记忆相当散乱,大脑记忆就是碎片化存

储的,在文本世界将之作系统的梳理,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历史记录做的是文字工作,它是专业工作,不是普通工作。人类社会中有会做文字工作的人普遍很少,会做历史记录的人更少,这正是历史记录难以推广的原因所在。历史编纂的意义在于化散为整,方便后人一览无余,降低阅读与检索成本,否则要一一了解,是相当困难的。

个体史与小组织史是书写入手最可操作的建构单位,须从技术入手,所谓技术,就是分类化、模板化。公众历史记录的提出,可以真正实现由下而上看历史的单位建构,不再是视角而已。没有建构单位,视角可能会是空的。有了建构单位,就可做实了。我们首先要研究现实生活的主体及单位是什么,然后才能思考如何书写的问题。人是历史的活动主体,也是认识主体、叙述主体,由人入手,最为靠谱。历史是人的历史,小单位的历史是人的历史组合而成的。虽然从历史文本再生产来说,可以国家为单位来书写,但从历史文本初生产来说,更适宜以个体与小单位来书写。当代中国人就生活在一个国家内,所以当代历史记录宜从个人与小组织入手,即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单位史、专题史,可称为“公众五史”。生活世界的中国存在着无数的个人与小组织,其活动是国家政策影响之下的个体与小组织活动,这样的微观史书写,正是大国家史书写的积累。没有这样的积累,是不可能形成丰富的大国家史的。那样的国家史,中间会有无数空白点,是一个大而空的框架。而有了这些,即可留下丰富多彩的点与面的历史文本。在此基础上,他人再作宏观思考,才可建构宏观的国家史。

要掌握历史记录所获得的个人认知其间经历了多重诠释。由采访前当事人大脑记忆的初生产与再建构,到采访中记录者与当事人共同合作的初生产,再到采访后研究者的再生产,实际上存在三重环节,大脑记忆也经历了初生产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自我思考或与人交流时,遇到全新现象进行比较时,会有全新的感悟,从而会不断地再生产,重新建构自己过往的故事。对某些事的认知须待事后的深度思考才能看清其本质。人人的记忆存在自我诠释性,这才是核心所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采访获得的当事人口述史,不是过往的原始记录,而是当事人不断再思的结果,是当事人的自我历史认知。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无法理解口述史的变易特征。人人有认知能力,大脑记忆的初生产与再生产都是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外在的时空条件会变,内在的自我认知也会跟着变。主体的认知体现了当事人的自我认知,更为真实,历史记录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生活中叙事的不足。当事人的叙述是不断再生产的结果,是当事人的历史建构,必须承认当事人有建构自我历史的意识与能力,才可以理解口述史的特征。

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内容重在经历与经验的总结。有人说,不如称为“经历史”。经历,是历史的基本意思,过于宽泛。凸显经验,正在于它的当下借鉴性。有人说,经验过于主观。其实,经验是人类活动的智慧结晶。从事公众历史记录,既是服务他人的事,也是直接从当代人过往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分享人生经验的过程。这种从当代人过往历史中寻找经验的办法,远比从国史寻找更有益。道理很简单,凡人的经验更有益于凡人。一般来说,大人物的经验对凡人的帮助不大,过远过高的经验与教训对凡人的帮助不大。就实际经历与经验而言,肯定是当事人与当代人的认知更为深刻。不做当代的历史记录,就是放弃当代人历史认知的累积工作。所以,第一层面的局部历史记录必须以人中心加以讲述,第二层面的整体历史则须根据不同个体的局部历史来建构。局部历史记录越丰富,整体历史的建构会越成熟。

公众潜在文化需求的激发需要创造一定的外在条件。处于第二层面的历史研究是可供选择的软需,而处于第一层面的当代历史记录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刚需。将当代历史记录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如果不能及时记录下来,它就没了。历史学家是文本世界的人,关注的是如何能让生活世界的过往经历转化为文本,如何通过文本世界重建人的过往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贡献,必须通过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北京曾有一家专门做口述回忆的公司名为“回忆久久”,历史记录做的就是让“回忆”变成“久久”的文本化工作。假如公众历史记录不能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它是不会受人重视的,从而也不可能真正普及。无中生有,人没有的需求是靠外界激发出来的。在

人人现有的需求种类中,人对历史文化没有需求。在大家已知的需求中,没有公众历史记录的需求,得设法激发他们讲故事的需求。回忆的产生也需要一定的外界条件。故地重游,这是最为理想的办法,可以催生很多过往记忆。历史记录要成为一种刚需,成为思潮,需要一个宣传、推广、应用的过程。不能说编村史、村谱、口述史之类而村民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必须在大脑中有这种建构单位概念,才会有记录行动。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历史意识,这是历史记录普及化的关键。

从成功人士入手推广公众历史记录是比较靠谱的。历史文化建设做的是“加法”,做了会增加文化遗产,不会维持原态。人生过往的活动是否有意义,须凭借后来的成功与否来验证。也就是说,人生故事如何叙述取决于其未来的实践,如果后来成功了,前面的活动就有意义。譬如,笔者今日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就会特别怀念中学老师,没有他们的劝导则很难上大学,没有他们的提议也不会选择历史学。历史记录做的是将大脑记忆转化成文本记忆的工作,历史记录的提出会促进历史采访与编修工作,从而打捞历史。人的大脑是一个记忆库,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知识产品。只要采访人会问,别人就会说。需要尝试根据大脑记忆建构历史,让老人来回忆,通过回忆建构过往的历史。为此,要解决观念问题,要解决技术问题,要推动更多的人来参与公众历史记录活动,以便更好地留下当代人的历史。

当代公众历史书写不必回避个人情感与意识形态。历史记录层面的主观与客观是相对于人脑而言的。处于大脑记忆中的信息是主观的,只有转化为大脑外的文本记忆,信息才是客观的。大脑信息是不透明的,外化的数据是可视的。大脑内部记忆数据的系统化、文本化、可视化,这是客观的核心因素所在。就历史研究层面而言,就是多重数据的叠加,作出更为全面的判断,才算客观。客观,是一个整体建构意义上的概念。方方面面照顾到,实事求是地写,就是客观;只写自己,不讲他人,只写优点,不写缺点,就是主观。局部史或微观史的建构也是如此。这些文本都是由活人来完成的,是代表个人的历史叙述,是有情感的叙述,是以个人视野为中心的叙述,是动态的叙述。感性地描述历史,有时更接近历史的现场。这就是以人为中心思考世界的好处。当代人的叙述肯定是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都存在,西方有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超意识形态的客观是不太有的。只有不断地清理,才会逐步形成符合本国意识形态的、相对客观的历史认知。客观历史认知的形成不是天生的,需要经过一个后天努力的过程,这正是历史再研究的价值所在。

要通过技术解决观念与实践问题。如何从公众角度记录当代历史,这是笔者思考最多的话题。国家主人由小众化到大众化,范围不断扩大,必然提出书写要求,让更多的人成为历史人物。公众历史记录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平民化趋势的一项历史记录活动。公众历史记录,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历史记录发达的国家。两者结合,就有公众历史记录。它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是题材无穷,参与人广,应用面、受益面最广的历史学领域。只是这项工作才启动,两者结合之路漫长,未来的任务不轻。要通过深入研究,不断解决实际问题,降低面子风险,降低操作难度,提升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扩大数量,提升质量。

历史记录要单独成为一个分支学科,宜有自己的学科框架、理论、问题、话语、技术。通过建设,完善其理论与模式,使之成为大家可用的实用学科。近期的建设目标,既是为了建立当代历史记录理论学术体系,又是为了深化公众史学理论学术体系。最终目标是要让史学由文字形态向声像形态转型,这是史学由小众化向大众化转型的关键。有了强大的历史记录学科,历史学的存在价值将更为自信。当代活人研究是历史学的首要任务,过往死人历史研究居次席。现在提倡当代公众历史记录,其目的即是恢复历史学的生命力所在。它是能让凡人实现精神超越的学科,有了当代公众历史记录层面,历史学就可以与当代生活、当代人结合在一起,想他们所想,做他们想做的事。如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历史学就会再度成为显学。历史学应当是显学,以前是国家的显学,未来应是公众的显学。道理很简单,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是家家的历史。

#### 四、小 结

历史记录的对象是当代的过往记忆,历史研究的对象多是文本记录。从时空上,历史记录涉及当代

的事,而历史研究涉及前代之事,它们是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个研究对象的概念。历史文本生产者虽同为当代人,但研究对象所处时空完全不同。有了“历史研究”还要有“历史记录”,有了“历史记录”还要有“阶段回溯”,还要有“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如此才能促进历史记录学科的形成。提出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重在说明历史记录也是一种历史研究,它是初生产层面的研究,也是一种直接研究。有了这种二分意识,也希望专业史家重视当代历史记录工作。从历史专业人才培养来说,我们更提倡现代历史记录者培养——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更利于他们在现代社会寻找到相关的职业,开辟全新的职业,做大历史学。

在分科分段研究模式盛行,大家满足于个人在学术小圈子中的温暖之时,应有学人从国家与人民的整体需求来思考历史学更大的出路。有了重新的整体反观,再来做具体的研究,才会有创新,这就是重新出发。进入新时代,笔者近 10 多年研究的公众史学建设,正是这类宏观再思考、再出发的尝试,想要通过“人为本位”填补“组织本位”的缺口。关于当代公众历史记录这个缺口的理论思考,古今中外的史家都没有解决。笔者现在做当代公众历史记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希望在理论上有更多的专门思考,在实践上有更多的典范来引领。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新大陆,有了这块新领地,历史学的第一功即记录当代历史功能会更突出。历史学是人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历史。今日历史学服务的“人”的范围扩大了。在传统精英史学观下,只研究死人,不研究活人;只研究大人物,不研究小人物。在现代公众史学观下,既研究死人,也研究活人;既研究大人物,也研究小人物。在这样的全方位史学观下,历史学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宽广了。这个领域所要研究的对象更多,题材更为丰富,研究人才需求更大,成果也会更多。只研究过往历史的历史学,只能成为小众之学。纯学术历史研究没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则会成为真正的无用之学。公众史学重在当代公众历史的书写,这块领域成熟了,历史学才会进入全新的大发展时期,可以成为直接服务当代人民文化的托底的显学。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历程中,公众史学是可以发挥核心关键作用的。于此而言,可全方位直接服务当代活人的历史学,必将建构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现代中国历史学。

##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it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Text**

QIAN Mao-wei

(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Histor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era when "historical research" unifies the country, "historical records" can be added. In order to prevent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being misunderstood, "historical review" is found.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a pair of concepts of "initi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istorical texts" are refined. Historical record and compilation are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re are only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previous dynasties, whil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Historical record" is the initial production activity of historical text, which is a text construction mechanism. Historical records are incremental studies, while historical studies are stock studies. Improving th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records" can enrich the imagination space of historical activities and realize the shift of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work and talent training. The best wa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records is to build a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n take corresponding effective steps and technologies.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studies; historical text initial production; historical text reproduction

[责任编辑:赵新潮]